

海塘錄

卷一

一

二

三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沈史野

欽定四庫全書

海塘錄卷十九

內閣中書翟均廉撰

藝文二

表

國朝

魚鱗石塘工成謝表

常安

海濱城社全藉隄防澤國田廬恒資塘岸惟杭城

當江海交會而寧邑尤潮汐頂衝雪浪排山民有
沮洳之患銀濤激潏人多陷溺之虞七郡徬徨三

吳震恐蒙

世宗憲皇帝痼瘵在抱屢事興修我

皇上繼述為懷發帑建築

特簡大臣以資區算廣選羣吏以効趨蹌擇險搶修隨

宜補築既竭一時之碩畫復籌久遠之良圖爰

允廷議創建石工築塘六千餘丈計里一百有奇排椿

若馬齒之毗連疊石似鱗魚之櫛比根基鞏固儼
若長城表裏堅凝真同峭壁大工全竣遠近歡呼
鉅績告成兵民忭舞此寔

睿謨廣運聿昭奠定之功

聖澤覃敷丕著平成之績從茲閭閻康阜永沐

雨露洪仁宜其兆庶歡歌共切

高深頌戴深荷

一人有慶願祈

萬壽無疆

石塘工成謝表

陳世倅

竊惟仁寧鹽平四邑大海汪洋非築塘豈能捍禦
長隄綿遠惟壘石庶固根基前蒙

世宗憲皇帝念切民生雖萬千帑金不惜恭惟我

皇上德隆繼述至八年鉅工告成一百里浪擊潮衝盡
荷金城之固六千丈蟬聯櫛比皆成鐵塹之堅排
檣若馬齒之齊疊石似魚鱗之次大僚持籌運算

帑不虛糜執事竭力殫心工多堅寔衆夫應募窮
黎藉力役以膳其家庶職投工多士共馳驅而勲
厥事茲者興歌底定不煩挽弩以射潮快覩成功
何用囊沙而壅水萬姓頌安瀾之慶

聖德開天千秋懷已溺之

恩神功奠定白馬息銀濤之浪黃龍卧錦漲之波世倭
等世隸編氓永戴

皇圖鞏固情殷桑梓倍欣

閔澤覃敷

狀

進海潮賦狀

唐
盧肇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治厯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為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

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
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
覆載垂裳而九有無外執器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
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皋繇共佐十年
之聖臣寔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
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
黃鐘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
張平子則儀鈞地軸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

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臣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誦論未明根本不究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敢彰愚見臣門地

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為懦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
甚於斯臣伏念為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爇薪
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多士則
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
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
臣為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
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子

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漳闕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有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生平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

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
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為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
叅寔符象數願以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彫蟲所
為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
洎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聲無任惶懼戰越
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宋
蘇軾

謹按史記秦始皇帝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

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臣昔通
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
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
然尚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
者皆出入龍山沿沂此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
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
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
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

去雖舟師漁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
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一歲凡幾千
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
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
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
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
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
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

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
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嘗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問
父老叅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
地名石門竝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以達石
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及自新
河以北潮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為良田然近江土
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竝
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